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七

起疆圉赤奮若盡著
雍攝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
按長歷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

不日丙申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

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

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乙巳魏主北巡 初尚書令王

晏爲世祖所寵任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世祖永明七年

及上謀廢鬱林王

晏即欣然推奉

事見一百三十九卷元年

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宴於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

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

尚書令位

居朝臣之右朝直迭翻

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

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

事際謂舉事之際須者倚其爲用

而心惡之

惡烏

路嘗料簡世祖中詔

料音聊

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

國家事又得晏啟諫世祖以上領選事

見一百三十七卷永明八年選

須綸翻

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

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陸

下乎

爲于偽翻

上默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

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

數所角翻相息亮翻

云

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閒

好呼到翻屏必郭翻

上聞之疑晏

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

朝直遙翻

探吐南翻

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

世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

帥所類翻

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

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

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

省在華林園因名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

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

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并北

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

明達蓋世祖時主帥

及晏子德元

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

以爲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爲廣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

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

從才用翻
下晏從同

蕭毅

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之

毅高帝從子新吳
侯景先之子也好

吁到翻

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

常鞠躬俯偻

少詩照翻朝直遙翻見賢過翻偻力
主翻鞠躬曲身也俯低頭偻曲背

不敢

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

長知兩翻

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

外人交通贊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

晏曰兄荷世祖厚恩

荷丁可翻

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

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

保全門戶不失後名

欲使之死鬱林之難也

晏曰方散粥未暇此

事及拜驃騎將軍

帝初即位進晏爲驃騎大將軍散徒濫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

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

晚也

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

思

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

兄亦覺不

問古蒐翻不讀曰否

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

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

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晏外弟尉氏阮孝緒

亦知晏必敗

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僑置於今六合縣界屬秦郡阮氏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

郡界外弟妻弟也

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

晏家吐而覆之

既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

及晏敗人爲之懼

爲于偽翻

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于罪

卒于恒翻

二月壬

戌魏主至太原

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

代王

晏也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

代晏弟謝也

癸酉魏主

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

見賢通翻

無一人稱枉者

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

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偽征北將軍恒

州刺史鉅鹿孫賀虎澤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

懷朔在桑乾西北澤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偽定州刺史

馮翊公自隣安樂公主拓拔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

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澤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

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魏書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

公丕皆所不樂

樂音洛

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

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

示以事理之大歸而已不反覆告語之誘音百

及

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

朝直遙翻坐但卧翻

而不獨舊服於其

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強也

強其兩翻

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

舉兵斷關規據陜北

陜北即恒朔二州之地關即鴈門之東陜西陜二關也斷丁管翻陜

音刑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

折之列翻難乃旦翻

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

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

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畱其後妻

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

同產同母兄弟

餘子徙敦

煌殺徒門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

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

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

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就恒州刺史府賜死而死於獄故曰別府免其孥

戮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孔安國注曰孥子也免其孥戮謂赦妻子免死徙遠西也孥音奴元丕二

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

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

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

柄也

此周禮所謂八柄取羣臣者也予讀曰與

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

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槐棘之

下

此周禮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于林木之下

可赦則赦可

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
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
及魏則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
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于死地

也誘音酉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秦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帝由

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酋自秋翻聽秋

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以鴈避寒而南來望暖而北還也朝直還

翻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

離石漢縣屬西河郡隋爲離石郡唐爲石州

叛胡請降詔宥之降戶江翻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

禹

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龍門下口在河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祀

焉

癸亥至蒲坂祀虞舜

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於此祀焉坂音反

辛未至

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

恂復與左右謀逆

復扶又翻

魏主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

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

椒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

后之議李咸持椒自隨帝煮椒二斛以殺高武諸子孫皆是物也

斂以麤棺常服瘞於

河陽

斂力贍翻瘞一計翻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

城葬以殊禮

諡法思慮果遠曰明謂昶遠慮果於遠難而歸也

五月己丑魏

主東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

武王於鎬

亦於故都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悉在上林苑中使疏吏翻

六月庚申還

洛陽 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

魏太宗泰常八年

年置濟州于濟北碭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清河郡相息亮翻濟子禮翻

將入寇

魏穆

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

官爵爲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

劾

勅戶祭翻又戶得翻

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遜

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畱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

氏爲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陽暴

卒於其縣

馮昭儀既諧廢其妹又潛殺太子之母其心蓋梟獍也以魏主之明而使之正位椒房他

日不死于其手者幸耳其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
晉及後魏屬汲郡唐衛州共城縣即其地共音恭

戊

辰魏以穆亮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將南代也

壬戌魏立皇子愉

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 追尊景皇所生

王氏爲恭太后

帝即位尊始安貞王曰景皇稱皇不稱帝用漢制也

甲戌魏講

武于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

守

任城王澄至是始爲真吏部尚書守式又翻

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

書

中丞當作中尉度徒洛翻

與僕射李冲參治畱臺事

治直之翻

假彭城

王勰中軍大將軍

勰音協

勰辭曰親踈並用古之道也臣

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

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

以攻吳蜀帝不許

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

天地交曰泰天地不

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之情不通故曰否

魏主大笑

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

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

吾與汝以道

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閭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

期戍赭陽

赭音者

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

黃瑤起戍舞陰

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寧蠻府自宋未有雙頭郡太守率

治一處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為西北義陽二郡治所

魏以氏帥楊靈珍

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

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帥所類翻

降戶江翻下同

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為質

質音致

遣其弟婆羅

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殺

其二弟集同集眾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

南尹李崇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初魏

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

此時魏荊州猶治魯

陽樊鄧逼近洛陽欲先取之以廣封畧

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

敗之

此謂去年沙場之敗也擊敗補遺翻

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

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

百萬吹脣沸地

吹脣者以齒齧脣作氣吹之其聲如鷹隼其下者以指夾脣吹之然後有聲謂

之嘯

辛丑魏主畱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

夜襲其郛克之

宛於元翻郛芳無翻城之外郛曰郛

房伯玉嬰內城拒守

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

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

謂伯玉曰

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

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人君之象也

無容不先

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

之

梟豕
充翻

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

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

明帝夷滅武帝子孫故謂

之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

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

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

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

言帝

自小宗入為高帝第三子以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

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

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

將即亮反

反己而言不應垂責宛城

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

斑衣戴虎頭帽

人衣如旣翻虎頭帽者帽爲虎頭形

伏于竇下突出擊之

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

度射而亦翻

應弦而

斃乃得免

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

槎士下翻

逆所本也

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減大半宗進據

赤土

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

靈珍遣從弟

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鷺峽

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

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氏首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

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歟鷺峽當在龍門之北龍門西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鷺音就

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鷺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

魏兵

塞悉則翻礮盧對翻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

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翻與此礮音同

宗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它

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宗自攻鷺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

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
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
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
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發南陽雷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
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
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
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

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

右軍府右

軍將軍府也將即亮翻下同

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

胡松時助成緒

陽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

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

布

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延書帛建于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在

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搖城中堅守之心

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

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

韓顯宗對

策甲科除著作郎故云在東觀觀古玩翻哂矢引翻笑不壞顏曰哂

近雖仰憑威靈得推

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

而效之其罪彌大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責也過也甚之之辭也復狀又翻

臣

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

丁度集韻解居隘翻聞上也上時掌翻自下而聞于上謂

之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雍

用翻下同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

樂音洛

若侵虜

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

此即

漢沛郡之虹縣城也師古曰虹音貢南北兵爭其地在下邳夏邱縣界唐復爲虹縣屬泗洲虹今蹟如絳獲

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

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

于魏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丁酉魏敗齊兵于沔北

敗補遠翻

將軍王伏

保等爲魏所獲丙辰以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

異曰考

齊氏傳作北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膂帥萬餘

家據柵拒魏

膂與豬同陸魚翻帥讀曰率下同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

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考異曰齊魏虜傳云均口今從虎傳余謂曹虎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而然亦由畏魏兵之

強而不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

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

度徒洛
翻存於

用翻時
奇寄翻

庚午魏主南臨沔水

沔彌
充翻

戊寅還新野將軍王

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

魏收志東魏孝靜
帝武定七年置義

塘郡治黃郭城又按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
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塘郡及懷仁縣曇徒舍翻

魏

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

萬人侵魏太倉口

據傳永傳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
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城與

齊義陽隔淮對壘則太倉口當在淮北
岸以魏人積倉粟于此而有是名也

魏豫州刺史王

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

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

好呼到翻

下好學同

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

于營外又以瓠貯火

瓠戶候翻乾也貯丁呂翻盛也

密使人過淮南岸

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

然與燃同

是夜康祚等

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

趣七喻翻

火

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

溺奴伏翻

生擒公政

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

裴叔業蓋

自徐州達爲豫州水經注銅陽縣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墓城魏蓋於此置戍因謂之楚

王肅復令永擊之

復扶又翻

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

填外塹

塹七乾翻

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

東部分將置長圍

分扶問翻

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畱

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

將即亮翻

永登門樓望叔業

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

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

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

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

喪息浪翻

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

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

守式又翻

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

露板唯傳修期耳

言永有武幹又有文才也傳永字脩期

曲江公遙欣

好武事

好呼到翻

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

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柘

帝母景皇后柘之

姑也故曰內弟

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

用事遙欣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據

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

惡烏

路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已藏

禍心者謂之異志形見于事爲謂之異迹

上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

爲後劉季連據

益州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

思考劉季連之

弟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

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

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

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

將即亮翻騎奇

寄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

使高昌

朝姓也漢有量錯史記作朝錯朝直送翻使疏史翻

儒復遣顧禮將世子

義舒迎安保

復扶又翻下同

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

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

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高昌至是爲國人所殺

立麴嘉爲王

麴氏得高昌始此嘉字靈鳳金城掾中人

復臣於柔然安保獨

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永泰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加中軍大

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魏統軍李佐

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

降戶江翻

思

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

史言劉思忌志于所事

乃殺之於是河

北大震

沔充翻

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

湖陽縣故蓼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

齊於此置戍湖陽既入魏置西

淮安郡唐爲湖陽縣屬唐州

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

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

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鬻而食之

黃瑤起殺王肅父吳見一百三

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

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雍於用翻

上有

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

王十

下所殺者是也

每朔望入朝

朝直送翻

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

徒諸子皆不長

意謂遙光爲司徒也考之遙光傳時未拜司徒詳考齊史帝弟安陸昭王緬先

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緬諸子也

高武子孫日益長大

長皆音丁丈翻今知

兩翻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

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

施行遙光有足疾

遙光生而有雙疾

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

望賢門華林園門也本名鳳莊門以遙光父諱鳳改焉

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

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

左右以此規知之屏必耶翻索山客翻

會

上疾暴甚絕而復蘇

復扶又翻

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

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

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鉉太祖子

子岳至子夏皆世祖子昭 粲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

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齊明帝之

詔類如此 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

濟子禮

泌薄必細又兵燹細 親視殯葬畢乃去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

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

是時魏不攻壽陽疑壽字誤

甲

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

宛於元翻
降戶江翻

伯玉從

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

宋泰

始三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仕於魏而思安得爲伯玉請從才用翻數爲上所角翻下于偽翻

庚

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

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勰音協使疏吏翻

三月壬

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

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爲京

北郡鄧縣屬焉其地在隋襄陽郡安養縣界唐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爲鄧城縣今鄧城縣在襄陽城北二十里

隔漢水接南北對境國自鄧城南過新河至樊城

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

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襄城并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

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

陽傳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

請帥

曰率行下五
細騎奇寄細

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

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

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

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

戰

斷丁
營細

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閘溝

據蕭子顯齊書閘溝
近沙碛沙碛在宛縣

界蓋碣水入北清南流
連鄧城界而入于漢也

軍人相蹈藉

藉慈
夜細

橋皆斷壞魏

兵夾路射之

射而亦翻

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

枕之鳩翻

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

沔山陽據城苦戰

沔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即此城也

至暮魏兵乃退諸

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

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

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

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

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

南時爲魏南兖州治所杜佑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渦音戈

魏南兖州刺史濟北孟

表守渦陽

魏南兖州領下蔡及梁
譙沛等郡濟子禮翻

糧盡食草木皮葉叔

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

高居
傲翻

別遣軍主蕭瓚

等攻龍亢

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
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晉灼曰亢音剛

龍亢城南臨渦
水項公田翻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

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

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

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

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

詣懸瓠

將即亮翻

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

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

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

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于更往朕今

少分兵則不足制敵

少詩治翻

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

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

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

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

之殺傷不可勝數

勝音升下不勝

叔業還保渦口

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

口對淮南岸即齊馬頭郡杜佑
曰渦口今臨淮漣水縣非也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

孤微

李彪衛國頓丘人家素寒微少孤貧而好學

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

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

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朝直送翻

好叶翻

冲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于魏主且爲之延譽

于朝

爲于偽翻延譽者爲之聲譽使所聞者遠

公私汲引

既公言之于朝而薦之於上又私語

同列引而進之引水而上曰汲取此義也

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

彈徒丹翻劾戶

禁翻又戶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

藉冲稍稍疎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

銜之

復扶又翻
坐徂卧翻

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

留務彪性剛豪意識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辯形于聲色

數所
角翻

自以身爲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

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于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

亢

勝音升亢
苦浪翻

公行僭逸坐輿禁省

言坐輿而入禁省也
漢法不下公門爲不

敬私取官材輒駕乘黃

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曰
漢有未央廄令魏改爲乘黃廄

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或亦名飛黃背有
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皂無所憚懾

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

尚書都座錄
今僕射尚書

同生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

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

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也見賢通訓治直之訓

冲

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

載子文訓

見其才優學

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

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

彪以中尉兼度

書

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

振古忠恕之賢

振古自

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

行下孟翻

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

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列謂陳列

其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

詩曰取彼譖人投畀北毛注云北方寒

涼而所引無證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蠅之譖

詩曰營營青蠅

止于棘譖人周極交亂四國

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意畱臺乃至于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

射亦爲滿也

李彪字道固僕射謂冲也

黃門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

彪同州相善

弁廣平人彪頓丘人二郡皆屬相州

陰左右之

左音佐右音佑

有司

處彪大辟

處昌呂翻下久處同辟此亦翻

帝宥之除名而已

魏孝文於此可謂明

矣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

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

數所具翻瞋昌真翻呼大故翻折而設翻中尉

得罪而御史皆泥首面縛以謝冲以朝儀言之無是理也魏主所謂僕射亦為滿不亦信哉

冲詈辱

肆口遂發病荒悻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

悻其季翻腕為貫翻

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為肝裂

怒氣傷肝怒甚發病而醫不能

療故以

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

勝音升

贈司空冲勤

敏彊力久處要劇

度昌呂翻

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

職業修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

忿競

少詩
照翻

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

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

少詩

沼翻
下同

魏主以彭城王勰為宗師

魏置宗師見一百二
十三卷晉安帝元興

三年
音協

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

帥讀
曰率

夏四

月甲寅改元

改元
永泰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

武舊將心不自安

會工外翻
將即亮翻

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

備

疑備者疑其為
變而為之防

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

堪勝也
宜適也

問其尚能勝兵及適
用與否也數所角翻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

少詩 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

武進陵

齊自武帝以上諸陵皆在武進行下孟

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

布普

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尉之

自建康東入會稽尉

與尉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

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

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因名焦尾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

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桓譚新論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

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懷歌

志

曰懊懷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捫杜佑曰懊懷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綠布滋

難越一曲而已慎於報翻懷曰常歎負情儂儂音農郎如冬翻仲雅做其曲而作歌

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惡鳥路翻上愈猜

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瓌古曰翻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

分處昌呂翻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

東亦何易可平易以鼓翻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鵠也賜死

金甌盛鵠敬則女爲徐州行事謝朓妻朓土了翻敬則子太

子洗馬幼隆遣正負將軍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

為正負將軍次為負
外將軍洗志為翻

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肫執岳

馳啟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

庶庶以告敬則五官掾王公林

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

公林敬則

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

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既而曰若爾諸郎在

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

言且遲一夜也

其夜呼僚佐文武檮蒲

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興懷

曰官祇應作爾

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

敬則不應明旦召山陰令

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

臺傳御史臺所建督諸郡錢穀者傳林總綱

敬則

橫刀跂坐

跂坐垂足而坐跟不及地跂去智翻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

見有幾錢物

見賢通翻

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

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

將引也

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

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

詎豈也

敬則唾其面曰

我作事何關汝小子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

配分給也衣於既翻

分給袍甲以衣被之

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允棄官隱居若邪

山

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曰耶

敬則欲劫以爲尚書令長史王

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

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允尚之之孫也

何尚之柄用于

宋文武

兩朝

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

懸瓠

復故南代也

魏趙郡靈王幹卒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上聞王

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負外郎世雄

北即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

字必有一誤

記室參軍季哲

敬則為大司馬以其子為記室參軍

其弟太子舍

人少安等皆殺之

少詩照翻

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

州擊魏

長知兩朝將即亮翻

敕徐州刺史徐元慶殺之前吳郡太

守南康侯子恪薨之子也

孫章王薨武帝之弟薨魚力翻

敬則起兵以

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

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

公寶覽等處中書省

寶義皇子寶覽也處昌呂翻下同

高武諸孫處西

省

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省以門下省爲西省中書省爲東省

敕人各從左

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

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

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水衡都尉

并少府都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志無都水都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

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按何開翻須三更當盡殺之

須待也三更丙夜也更工

衛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

書姓名于奏白曰刺啟奏也既

達姓名又啟陳其事

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

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畱其事須臾上覺

單上演翻少詩

沼翻覺古孝翻寢而寤謂之覺

景雋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

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

單景雋具以子恪所啟之

事對上乃謂幾為遙光所誤而濫殺幾居希翻

乃賜王侯供饌

饌離惡翻又離皖翻

明日

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

緬上弟也

緬彌
究翻

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

今之錢唐江也帥讀曰率

張瓌遣兵

三千拒敬則於松江

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屬蘇州吳江縣

聞敬則

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

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

將即亮翻擔都甘翻篙古勞翻竹竿也用以撐

缸荷下可翻鍤楚洽翻鍤也

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

孫以應之

公上複姓也敬則本晉陵南沙人故范脩化舉縣應之

敬則至武進陵

口慟哭而過

蕭氏之先葬武進高帝之祖也從其先兆亦葬武進號泰安陵敬則懷高帝恩故慟

哭而過陸游曰自常州西北至呂城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

陵口慟哭而過是也距丹陽縣三十餘里丹陽古所謂
曲阿或曰雲陽宋白曰吳大帝改丹陽為武進縣吳末
併入晉

烏程丘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

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舡艦鑿長岡

埭

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埭埭即今

之上金斗門易以鼓翻艦戶煎翻埭徒耐翻瀉瀆水

以阻其路得畱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

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

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

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

驤思將翻

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

督屯湖頭備京口路

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玄武湖隄地勢坦平

當京口大路

恭祖慧景之族也

前書後軍將軍崔恭祖按魏晉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

是爲四軍恭祖位號未能至此齊書王敬則傳作後軍將軍直閭將軍崔恭祖恭祖若爲後軍將軍不應下帶此必有誤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

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

索山客翻上時

掌翻判七亦翻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軍客齊書王敬則傳作軍客南

史有軍客馬客如桓康爲齊高帝軍客蕭摩訶馬客陳智深斬陳叔陵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

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為名

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

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

上時掌翻征虜亭在方山南自至武昌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

謂敬則至急裝欲走

急裝

謂縛袴也戎裝謂之急裝

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

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

裁少日謂不及二旬也少詩沼翻

臺軍

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太守王瞻上言

愚民易動不足窮法

窮法謂盡法繩之易以政翻

上許之所全活以

萬數瞻弘之從孫也

王弘之以仕晉宋武帝辟召無所就從才用翻

上賞謝朓

之功遷尚書吏部郎

唐六典曰吏部郎職在選舉提晉用人妙于時選其諸曹郎功高者

遷吏部郎歷代品秩皆高于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品第六朓上表三讓上

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

不讓遂成恒俗

恒戶登翻

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

朓自兼殿

中郎遷吏部郎故曰超階朓恥以告妻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

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

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

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國秩彭城

國秩也職俸總所居職合受之俸也魏主詔曰割身存親恤亦魏朝給總以恤親者總音協

國理爲遠矣職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親國謂親恤國秩也壬

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

減半嬪御賓翻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癸卯以太子

中庶子蕭衍爲雍州刺史爲後蕭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乙酉

上殂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徐令謂徐孝嗣也孝

嗣爲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重直龍翻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祐

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

陳太尉謂顯達

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柘其

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俊蕭

惠休崔慧景

俊七倫翻又丑緣翻

上性猜多慮簡于出入竟不郊

天

天子即位當奉珪幣以見上帝於南郊

又深信巫覡

現刑狀翻

每出先占利

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

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

主胃氣開胃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此求文簿中白魚則所謂靈書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療偏風口噤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有之身有厚粉手

播之則
粉落

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於懸

瓠

朝直遙
翻下同

壬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

武帝永
明三年

置齊興郡屬邳州其地
當在西陽弋陽二郡界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

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爲主相帥北叛

帥讀
曰平

魏主

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福坐黜

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

自懷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熙
道

武之
子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

陵在
曲阿

廟號高宗東昏

戾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

惡鳥路綢

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

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

臨力也綢哭也

無髮號

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鶯啼來乎

號戶高翻漢五行志曰鶯鶯或曰禿鶯師古曰鶯鶯一

名洵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行水食魚因

名禿鶯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鶯性貪惡今俗呼禿鶯

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

尺善與人鬬好

啗蛇鶯音秋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

不伐喪

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句侵齊及叔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

喪也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

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

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陽徐謖

善醫

徐謖丹陽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謖遂為魏所獲謖九筆翻

時在洛陽

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

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勰又

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

身代魏主

周公金縢之事以周公之至誠行之則可若王莽則偽也

魏主疾有間

字來元時曰問少差也

丙午發懸軾舍于汝濱集百官坐徐謖于

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

臚陵如翻

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皇后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

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

言六鎮各

遣一使令各推檢一鎮使疏吏翻

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

從役者即令赴軍

令赴南代之軍也

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

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

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

魏主自鄴班師

北征至鄴而高車已降遂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

中值風溺死

武帝永明十年范諸農侍國朝直遙翻溺叔歷翻

以其子文欵爲

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八 屠維單閼一年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

廢疾故立帝為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荆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為東昏侯荆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廢為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大尉陳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

去年魏克雍州

五郡東於用翻

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元英即拓跋英魏既改姓元氏史因

而書之

乙酉魏主發鄴

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今車駕始自鄴發

辛

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

冲死見上卷上年魏

主令葬冲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葬洛餘州從便冲隴西人也以

其貴寵亦令葬洛

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畱守官語及冲輒流涕

李冲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畱臺魏主還洛見畱守官而冲已死故語及輒流涕念之之甚也守式又翻

魏

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

任音壬離力智翻少

詩注翻下同
不讀曰否

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

猶戴帽著小襖

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陟畧翻襖烏浩翻袂衣也

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

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畱守官皆免冠謝

史言魏主汲汲於用

夏變夷

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

謝罪

彪既得罪歸鄉里故迎魏主於鄴南

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

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怕被收之日

怕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
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

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

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

散志但翻散載者不加繫縛

會赦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

魏主連年在外

魏主

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代至是首尾四年

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

菩薩桑葛翻

及帝在懸瓠病篤

事見上卷上年

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

蒙等爲之心腹

雙姓蒙名姓譜顯帝後封於雙蒙城其後以爲氏

彭城公主爲

宋王劉昶子婦寡居

昶丑兩翻

后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

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

后爲于偽翻強其兩翻

公主密與家

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爲帝疑而祕之后

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獸禱

獸於葉翻又於琰翻

曰帝疾

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

文明太后后之姑也

其色藏禍心若此豈非姑之教邪少詩照翻

當賞報不貲

貲即移翻貲之爲言量也不貲言無

量之可比也

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裳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

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

陳后淫泆之狀

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

勰音協

曰昔爲

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姬欲手刃吾脅

姬戚遇翻

老婦曰

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

能自死

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

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

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

稽音泣

入居後宮諸嬪御奉

之猶如后禮

嬪唯賓翻

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

太子儲君也命不復

朝謁絕之不使以母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

恭宗女博陵長公主

景穆太子廟號恭宗長知兩翻

熙有三女二爲皇

后一爲左昭儀

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之練行尼魏主忍爲之廢后非得罪於

宗廟也幽后所爲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

由是馮氏貴寵冠羣

臣賞賜累巨萬

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

公主生二子誕脩熙

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

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

庶子妻御所生以此觀之魏以黃門郎與黃門侍郎爲兩官同

直同直禁中也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

所負而君無故詛我

詛莊助翻呪也

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

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

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

悛丑緣翻

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

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

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黥爲平城民

及誕熙繼卒

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

幽后尋廢

太和二十

年幽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

魏以彭

城王勰爲司徒

勰音協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

馬園城四十日

按陳顯達傳馬園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豫

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園鎮漢涅陽縣地圖渠纂翻

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

取徒滋翻又徒覽翻

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

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

史言齊師貪幽掠以縱敵將即亮翻

顯達又遣軍

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

莊丘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

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任音士

三

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

守音符凡畱守太守之守皆同

以右

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

攝七兵事者攝尚書

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為左右後魏逆為七

兵尚書

弁精勤吏治

治直吏翻

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

城

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

襄城郡治梁縣又有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

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

清河張烈固守

五代志鄆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

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鄆州茌平臨淄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鄆州穰縣西亦後漢穰縣也

甲

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

將即亮

寄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

右離力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

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

相伺

吏翻間古克

翻下問道同丙戌以勰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使疏

吏翻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

要

軍要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推兵之要杜預注云威權在己治直之翻

臣得專心醫藥帝

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

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達心寄乎

心寄謂推心以

託之丁酉魏主至馬國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

水經曰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縣已北南入于河注云即郡國志筑陽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河謂之均口斷丁管翻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

楚王建見一百二十

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陳顯達引兵渡水西

均水之西也

據鷹子山

築城人情沮恐

沮在呂翻

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

胄陷陳

陳讀曰陣

將士隨之齊兵大敗高澄之弟也戊戌軍

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

幔莫半翻盛時征翻

擔都甘翻負也

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

磧七迹翻

己亥魏收

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

同左軍將軍張千戰死

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

士卒死者三

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

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

又南流注于均水謂之均口詳考經及注均水均水實一水也故謂之均均口均實若翻

廣平馮道

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立治襄陽宋為實土以漢朝陽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鄆陰北陽等縣

按水經注朝陽在新說顯達曰洧均水迅急易進難退

野西白水又出其西

說翰尚翻
易以政翻
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

陸道步進

鄧縣即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鄧縣屬焉焉道根廣

平鄧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鄧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陰城縣西魏置鄧城郡隘烏懈翻鄧音贊列

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

軍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

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

洧均口戍副

凡邊戍有戍主戍副

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

陳顯達之

敗固是弱不可以敵強亦天為之也齊師潰於戊戌魏主殂於丙午儻顯達更能支持數日安知不能轉敗為功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

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

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為江州

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

記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鄭注云陰德為主陰事陰令也

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

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

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

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

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

亮事並見前

况汝親賢可不勉之總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

已畢命

古語有之士爲知己者死焉于偽翻

况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

光乎

託靈託體皆兄弟同氣之謂也

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

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

志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

復扶又翻

揔握機政震主之聲

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况臣乎

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

彭城王勰慮禍避權如此猶終

不免於高攀之手況成陽王禧北海王詳等邪

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

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

懋美也

與白雲

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

紱音弗少詩照翻鄭康成

曰綢繆猶纏綿也綢直雷翻繆莫侯翻

未忍睽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

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

空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

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

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

年三十三

諡孝文皇帝
廟號高祖

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

間古克翻

嘗從容謂

咸陽王禧等曰

從千容翻

我後子孫邂逅不肖

不期而會曰邂逅肖似也

不似其先曰不肖
邂逅胡豆翻

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

取之勿爲他人有也

以禧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故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帝實胎

之親賢任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

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

處昌呂翻

能是二者則胡越之

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

有小過常多闕略嘗于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

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

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

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壯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未

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

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

粗坐五翻去羗呂翻

剗楚翻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

踐息

淺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畱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

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鞶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

以指彈碎羊骨

魏紀云能以指彈碎羊骨將骨羊骨唯將骨頗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徒丹翻

射禽獸無不命中

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

及年十五遂

不復畋獵

復扶又翻下同

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

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

畏忌邪

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德美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

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

覆反也恐出問外露陳顯達知之反兵追掩以

相通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

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

宛城

宛於元翻

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

魏書禮志臥輿飾如乾象

輦丹漆駕六馬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广作廳

棺古玩斂力瞻翻

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

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畱守于烈烈處分行畱舉止

無變

史言魏孝文之殂執羈絏守社稷者皆能以常處變不動聲色蓋其善用人之効也處昌呂翻分扶

問太子至魯陽

魯陽縣漢晉屬南陽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

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

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即位

帝諱恪孝

文皇帝第二子也

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

疑認有異志密防之而認推誠盡禮卒無間隙

推誠謂推誠於

東宮官屬也盡禮謂事嗣君盡禮也卒子恤綢問古莫綢

咸陽王禧至魯陽畱城外

以察其變久之乃入

亦疑認有異志也

謂認曰汝此行不唯勤

勞亦實危險認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

長知兩綢

彥和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認字考和蛇螫虎噬握之騎之

禧

曰汝恨吾後至耳認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

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

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即漢之大長秋

后走呼

不肯飲

走且呼也呼火故綢

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

持彊之乃飲藥而卒

彊其兩翻 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顧任

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乃引高平戾嵩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曰詔司徒認微太子與喪會魯陽踐祚按馮后傳粹宮至魯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又認傳高祖崩認遺祕喪事遣張儒微世宗亦無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高祖詔認微太子事

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

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去羌呂翻 行下孟翻

諡曰幽皇后

諡法壅遏不通曰幽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

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于長陵

長陵在涇西

廟號

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爲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

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

使疏吏翻縣區抄翻騎奇寄
翻七州冀定相流幽平營也

勰猶固辭帝不許

乃之官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已上

王肅本
江南人

而奔魏故以爲羈旅肅爲尚書令
而澄爲右僕射故以爲位加已上

意頗不平會齊人降

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

降戶
江翻

澄輒禁止肅

禁止不
令入宮

省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

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史

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

大議澄每出辭氣如萬乘而較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憚之況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時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雍於用綢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

文昭皇后

高氏卒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

陵

據后傳陵在長陵東南

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諡曰敬

颺余章綢以

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

澄城漢馮翊之微縣左傳之北微也魏真君七年置澄城郡

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

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

見賢通稱

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

富貴赫奕

赫明也奕盛也為高聲以擅權致禍張本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

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親高祖始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

人位視三公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

好呼到翻

唯嬉戲無度性重

澀少言

澀色入聲

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

朝直達翻下同

專親信宦

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

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祇應敕命者應於證翻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

祐

祐音石

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

分日帖敕

內省在禁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畫敕也更工衛翻

雍

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

弘張

策范陽方城人行母張氏弘策之從父弟雍於用翻從才用翻

一國三公猶不堪

左傳晉士

薦曰孤表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違從

况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

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

圖之耳

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

乃密與弘策脩武備它人皆不得

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水經注檀溪水出襄

陽縣西柳子山下溪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即劉積茅

備來的盧墮處也驍堅亮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

如岡阜

大春曰岡阜大陵曰阜

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

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爲羽林監

羽林監漢官監羽林

兵先悉爲翻

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

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

策說懿曰

說輸尚翻下又自說同

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

眦理相圖滅

國謀也謀相滅也或曰國當作屠睚五懈翻眦士懈翻

主上自東宮

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

媒私列翻近其靳翻慄匹妙翻急疾也輕區竟

翻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

言必不肯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據虛位有可無否

唯主作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

已見

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通翻

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

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

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

江祐無斷

斷丁管翻

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

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

時拔足無路矣

後卒如衍所料史言朝政不綱則姦雄生心

郢州控帶荆湘

郢州當荆湘下流二州之所赴集也

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

直治

吏翻朝直遙翻

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

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

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

爲于偽翻
易以鼓翻

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

州揣之已熟

揣初委翻

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

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

憺徒溫翻

初高

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

顧命見上卷上年江祐江

祀兄弟高宗母景皇后之姪也故寄以腹心

二江更直殿內

更工銜翻更迭也

動止

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

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

兒等爲帝所委任

會工外翻
茹音如

祐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

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

立異爲
乖不順

指爲
反

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寔彰祐議廢帝

立江夏王寶玄

夏戶
雅翻

劉暄嘗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

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

肫
之

春翻烏藏曰肫
又徒渾翻豕也

帳下詔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

復
扶

又翻
又也

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

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
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
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馬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呼之為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不能用情於甥者為無渭陽情

誤矣急於避翻

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

安王寶寅祏密謀于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

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

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

勸

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

為領軍將軍

起復者起之於苦塊之中使復其位也

謂祏曰明帝立已非

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

復扶又翻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

恐四方

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

蕭坦之冒于榮勢豈能終喪者直以廢立

大事不欲預其禍
託此以引避耳

祐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

脫不堪負荷

朓土了翻荷下
可翻又如字

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

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

要讀如進

政是求安國家耳

政典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

渢房

式欲引以爲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

懼以以郎兼卿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即以祐謀告太子

右衛率左興盛

率所律翻

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

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

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柝遙光欲

出眇爲東陽郡眇常輕柝

謝朓以人門輕江柝

柝固請除之遙光

乃收眇付廷尉與孝嗣柝暄等連名啟眇肩動内外妄

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

乘絕證翻開古苑翻

輕議朝宰眇遂

死獄中

謝朓以告王敬則起懼而死於遙光之手行險以徵幸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翻

暄

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柝議故柝遲疑久

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

曇徒舍翻刺七

亦翻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柝謀帝命收

祐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

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入見停

中書省

見賢通翻

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

斬敬則見上卷明帝

永奉祐執不與

時崔恭祖以刺仆敬則與文曠爭功祐執不與當為此也

帝使文曠

取祐

取謂殺之也

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

讀

曰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祐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

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暄自知禍將及己

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

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

見

朔謂每月朔旦朔旦朝參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因謂之節

晡後方前或際

閤遣出

晡後造朝帝復不出故際閤而遣退

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報或

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親晉以來有六

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為一省謂之尚書五省案文案也藏之以為案據尚書用

黃札故曰黃案

帝常習騎致適

致極也適歡適也

顧謂左右曰江祜常

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祜親戚餘誰對

曰江祥今在治

帝誅祜兄弟獨祥免死配東治

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

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

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

病卒江祗被誅

被皮義翻

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祗罪遙光懼

懼禍及也

還省

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為中書令

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

入臺

還東府遂稱疾不復入臺城號戶高翻

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

卒

先悉薦翻卒子恤翻

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

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

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

帝既誅二江慮

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

遙司徒以崇其位望而使還第養疾

召

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

東門

二州部曲自荊州豫州來者

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

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

仗兵也

又召

驍騎將軍垣歷生

驍歷生

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

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

露者露袒者肉袒

向臺

向臺而走欲入言其事

道逢遊邏主顏端

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

郎佐執之

見坦之露袒挺身走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

告以遙光反不信自

往訶問知實

訶火迫翻又翻正翻有所候伺謂之訶

乃以馬與坦之相隨

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

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

輦荻燒城門

荻亭歷翻荻也說輸
芮翻帥讀曰率下同

曰公但乘輦隨後

輦與

與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

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

上時
字翻

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

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

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

聞變

據梁書沈約傳約時爲
左衛將軍此這衛字

馳入西掖門

掖音
亦

或勸戎

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

湘宮寺宋明帝所起

左興盛屯東籬

門臺城外城六門皆設籬門而已無郭郭東府在臺城東故命興盛屯東籬門以討遙光

鎮軍司

馬曹虎屯青溪大橋

按曹虎傳大橋青溪中橋也

衆軍圍東城三面

燒司徒府

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為司徒徙居東府於東府之側起司徒府

遙光遣垣

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

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

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東府之衆情也沮在

呂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稍色角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歷生出戰為曹

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祐為賢相我當死

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

當殺其子

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

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

著陽略翻恰告洽翻重直

龍翻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

兵至滅燭扶匐牀下

扶音蒲匐蒲北翻

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

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

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

欲以江陵應之也將即亮翻

西中郎司馬夏彥詳

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江陵以夏彥詳為司馬夏戶惟翻

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

州荊州府西中郎府也

己巳以徐孝

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

沈文季加鎮軍

將軍號本職如故

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

帝即位之初坦之爲右將軍進光祿使爲古僕射丹陽尹而古將軍軍號如故

劉暄爲領軍

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散悉直翻騎奇奇翻

皆賞平始

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

魏高祖置南徐州於宿豫洋戶

江陵文季之族子也

沈文秀爲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羣從也陵之

入魏當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

少詩照翻

府事皆決

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爲之備

敕戒也

屢以

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來奔

直朝

逯翻將即亮
翻帥讀曰率

濱淮諸戍以有備得金陵在邊歷年陰結

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

歸罪於陵衆心乃安

根連株連則沿邊豪傑懼罪必
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

遙光既
誅靖王

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于宋世
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

以沈陵

爲北徐州刺史

齊南徐州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
陵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

徐

江祐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

橫戶
孟綱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

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

宅殺之

延明主帥蓋延明殿主帥也張戶璽翻要早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即亮翻下同

并

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

沈約志晉安帝分廣

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即其地從才用翻守式又翻

未發

受海陵之命而未行也

坦之謂文

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

無它言無它變猶今人言無事也

文濟曰

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

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

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典之以爲照驗他日出子

本錢

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

志如音

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新蔡徐世標曰

明帝乃武帝同堂

明帝高帝兄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

恩遇如此猶滅武

帝之後

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後見明帝紀

舅馬可信邪

馬於度餉何也

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誘音

西食讀曰飢荒客自樂中及化外來者

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十萬它

物稱是

雍於用餉稱尺證翻

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

暄虎所新除官

坦之虎新除官見上

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

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

謂鬱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

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矣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而非所以貽謀燕翼子也
所數

角翻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史言

帝昏暴果於誅
殺上下搖心
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

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冲爲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

大臣大赦
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

皓同車
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
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

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
推吐雷翻
皓失色而退匡新城

之子也
陽平王新城魏高宗之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

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

沈約

宋書資江為中水浯江為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為郡之資中縣地

於是蜀

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枝江文忠公

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

言依違取舍於昏暴之朝

故名位雖重猶

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

賁音奔將即亮翻為

于偽翻

勸行廢立孝嗣持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

帝出遊

須待也

閉城門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

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

不預朝權

嬰早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

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

行年六十爲負外僕射

文季雖爲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負外僕射

欲求

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

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

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

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

甌小器也所以

盛酒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

卒子恤翻

孝嗣

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

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

皆

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

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

曇亮舍翻吭戶

郎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不預朝權而終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

將即亮翻下同

當高宗之世內

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

十數人

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爲翻

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

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

酣戶江翻枕枕上
如字下之任翻

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

顯達以年禮告退

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時顯達年已七十矣

高宗不許及王

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

事見上卷高宗永泰元年

始安王遙光疑

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

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

樂音洛顯達自馬圈敗還除江州刺史

嘗有疾

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

蓋求死不得死以至於聞反也悲夫治直之翻

聞

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

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

朝直
述翻

數所
具翻

云欲奉建安王為主

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為郢州刺史

須京塵一

靜西迎大駕

郢州治夏口在尋陽西

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

平南將軍督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

叔獻帥水軍據梁山

驍堅亮翻騎奇寄
翻帥讀曰率下同

左衛將軍左興

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姥莫
補翻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

將軍楊集始為秦州刺史

楊集始請降見上
卷明帝建武四年

陳顯達

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

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
八十里山下有采石磯敗補邁

翻

建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

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

人登落星岡

石頭城西有橫壠謂之落星岡

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

大駭閉門設守

守舒救翻

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

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

稍色角翻折而設翻

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

據蕭子顯齊書顯達走至西州後烏

榜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

顯達傳云潭注稍刺顯達落馬蓋盡力注

稍而刺之也騎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令像官也騎奇寄翻刺七亦翻

諸子皆伏誅長史

庾弘遠炳之之子也

庾炳之柄用於宋元嘉之季

斬於朱雀航將刑

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

索山客翻著陟略翻左傳衛侯叔既立其父蒯聩入爭國刼衛

卿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燭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賁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

乃是義兵爲諸軍請命耳

爲于偽翻軍當作君

陳公太輕事若用

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

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

所謂屏除也

尉司擊鼓蹋園

晉初

洛陽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置六部尉

鼓聲所聞

聞音問

便應奔走不暇衣

履犯禁者應手格殺

格擊也

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

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

更工衛翻

鼓聲四

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

塞路處處禁斷

疏戶高翻塞悉則翻斷音短

不知所過

言雖奔走而路斷不知何

所可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

吉謂冠婚凶謂喪葬皆不得以時而

行乳母寄產

乳儒過翻育也

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

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

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仗之人屏必郅翻

亦

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

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

定林寺舊基在
蔣山應潮井後

有沙門老病不

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

射七
亦翻

帝有膂力牽

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

擔之折齒不倦

好叶到翻擔都甘翻幢
傳江翻福也高居號翻

自制擔幢校具

校具猶言
器械也

伎衣飾以金玉

伎渠
綺翻

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

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

薄帽

著則略翻
褶音習

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阮

弇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

冒莫北
翻又如

字寔疾正翻騰丑野翻姦情題翻姦姦也今謂之馬杓
爾雅其曰羸古字通於姦羸之為量小傳曰以姦測海
言不能極其量也復上馬馳去復扶又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

復扶又翻
上時掌翻

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
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

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史言帝之昏狂甚于
宋鬱林王射而亦翻

王肅

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

九品

每品各有正從二品
歷隋唐至今猶然

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

惜官位每有銓受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

證翻

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尺稱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